

彷徨，倦怠，在孤寂中无法挽留的时光
甘于平凡，回避责任，以及所有的懦弱和自卑
追逐完美，应付清贫，向传统挑战，并与家庭对立
在爱和梦灭时分全部的危机——

青春的敌人

ENEMIES TO YOUTH

阿忆博士

Yijun Zhou



阿忆博士（著）

青春的敌人

民族出版社

(京) 新登字154号

青春的敌人

Enemies To Youth

著作权人：阿亿博士（北京大学研究生院王小玥女士收转 100871）

装帧设计：王跪榕（北京东四七条四号 100007）

责任编辑：小枫（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 100013）

总策划人：王瑛（沈阳424信箱新闻处 110043 电话：850702—3207）

出版发行：当代出版社（北京和平里北街14号 100013）

排版印刷：沈阳光华印刷厂（沈阳东陵特区浑河街 110168）

总经销处：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北京西绒线胡同甲7号李德运 100031）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20千字

版次：199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300册

定价：4.90元

ISBN 7-105-01722-8/G·109
(汉52)

整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题赠：

当我们滑向核心的边际
精神便化做两枝梨花，一枝雪白
静置于金色书房，一生默默无语
另一枝招展在蔬菜市场，毫无意义
我们渐渐感到肩膀承受的风
一点点滋养着与涵养对立的事提
有时，我们甚至视之为坚硬的逻辑
恰如大雨深处，雨伞之必须
我们踏过自己的心灵，躬腰拾掇
在一群恶劣的人民中寻找缝隙
我们放弃铅笔，只是无力拿起它
因为有许多餐具等待我们去洗

阿忆摘自旧作《生存十四行》

2011.07.02

对人生“花季”的祝福

——《青春的敌人》序

刘湛秋

人们把十六岁称做人生的花季，决不是偶然的。

十六岁，是一个使人颤悸的年龄，是一个使人兴奋而又莫知所措的阶梯，是一个神秘奇幻而又吉凶未卜的开始。

因为，这时候，生理和心理都已逐渐成熟。你会感觉到形成着一个独立的自我。于是，这独立的自我必然要勃发出独立的意识和行为。

这独立的自我的最初的是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骚动不安，正如一个雏鸟离窝前学习飞翔的追急状态。你可能开始不满家庭的“全方位指挥”，不习惯过被束缚的生活，寻求着自己的方式，并偷偷地进行种种的幻想和尝试。

这时，人生在你面前变得更灿烂辉煌而又扑朔迷离。你试图进行独立的判断，却又拿不准，但是你最不愿意与之探讨的可能反而是你的亲人——父母或兄弟姐妹，你宁愿隐秘你的一切，只自个儿去想。

这时，友谊、爱情、人生选择实实在在地扰乱你告别少年时的宁静生活。你快乐而又茫然……

这绝对是一个花季，从含苞转入绽发，在白昼和黑夜里悄然地把自己一片片鲜嫩的花瓣展现于仍然陌生的世界。

和大自然一样，花瓣绽放的时刻，遇到的也可能是温静的露水、细雨和明媚的阳光，但也可能遭的狂风骤雨，使花瓣凋残……现实和前途都让你焦虑，难耐……

这时候，你最乐意和期待与陌生的朋友倾吐自己的心曲，因为一个陌生的朋友最少能干预你的生活，更无权指挥你的一切。

在人生的花季，能和一个陌生却又知心的朋友交流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也许，正在这时候，你碰见了《青春的敌人》这本书。也许，你们在美丽而崎岖的人生路上，能有一次短暂而尽情的交谈。

阿忆博士和我认识已有五、六年了，那时他已度过一半人生的花季（如果说这个花季可以延长到十年的话），他写诗，又写小说，最后他写作心理性散文，他终于在这类散文、随笔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把自己在“花季”中的体验和他对许多男孩女孩“花季”的心理调查写成了一本书。我想，他的感触和别人是相通的。他认定“花季”时的骚动、烦恼和痛苦是“青春的敌人”，于是他试图面对这种种敌人找出抗争的办法，最终为自己确定一条道路，并完成“独立的自我”。也许，他不一定能提供出最佳的选择，你自己的寻求才能解决你自身的困扰，也许，自己完成的这一切比依赖他人更重要。

按我个人的体验，真正的人生开始于三十岁，男女都一样。年轻人往往到二十多岁就觉得开始老了，尤其女人，这是天大的误会。十六岁到二十六岁这个花季只是开始，只是人生的一个前奏。优美的旋律会接踵跃出并传到很幽远的彼岸。

其实，不管怎样，花季中更多的是快乐还是忧伤，都要坦然以对。正如我曾在一首诗中所写：

生命是一本可爱的书
既然已经打开，就要耐心
(也不要带丝毫的忧愁)
从开头看到结束……

1992年10月27日

北京虎坊路寓中

阿忆博士

八十年代曾于北京大学攻读
经济法专业和中国文学专业，
并先后于北京三露厂
和祥云公司等企业历任要职，
做过小职员、柜台零售员、
高级秘书、外省推销员、
广告和公共关系经理、撰稿人、
业余记者、教师、心理咨询者、
导游，现为自由职业者。

阿忆博士系列丛书

- 《男人需要什么》
- 《青春的敌人》
- 《教育你的父母》
- 《接近完美》
- 《故意的家庭》
- 《保持沉默》

目 录

《青春的敌人》序	刘湛秋
导言：向十六岁告别	阿忆博士 (1)
第一部分：烟雨蒙蒙的梦幻（18岁——20岁）	(16)
淡化的恐慌感	(18)
责任感日益茁壮	(23)
举足轻重的现实感	(26)
难于避免的极端化	(30)
矛盾化功过难分	(32)
爱，是一种权力	(34)
掌声效应	(39)
不必完美	(43)
适可而止	(46)
把自卑消灭掉	(49)
懒惰，是末日的先兆	(56)
我们是读书人的后代	(59)
打破思维定式	(63)
二十岁谈信仰还太早	(68)

绝不背离这个世界 (71)

第二部分：尝试性的岁月（20岁——23岁） (81)

- 时间，不回头的溪流 (81)
- 伟大的尝试性 (93)
- 走向成功 (100)
- 热恋·慰藉·归宿 (108)
- 朋友是另一个自己 (119)
- 人们呵，请接受我们 (124)
- 瞭望出国潮 (132)
- 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138)
- 仗义行侠 (142)
- 金钱无罪 (146)

第三部分：面对贫穷（23岁——25岁） (153)

- 突破贫困：不懈地追求物质幸福 (157)**
 - 从小生意做起 (158)
 - 矢志于一个领域 (160)
 - 不必经商 (162)
 - 关键位置 (164)
 - 挣洋人的钱 (166)
 - 先做助手 (168)
 - 热忱七大原则 (170)
- 安渡贫困：在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健康地走过 (175)**
 - 幽默与自嘲 (175)

花钱买欢乐	(181)
精神胜利	(184)
贫寒中的伟人们.....	(188)
尽兴第一	(191)
享受贫困：向苦难的生活索取教义	(197)
贫寒是一所学校.....	(197)
苦难使人深刻	(203)
患难之交·糟糠之妻.....	(206)
 第四部分：梦灭时分（26岁）	(210)
做凡人，还是继续追求不朽？	(211)
面对竞争，还是逃避考验？	(214)
寻找美差，还是混日子？	(217)
顺应积习，还是改变它？	(220)
继续抵抗父母，还是皈依投降？	(225)
从婚，还是保持独身？	(227)
我是个多余的人.....	(232)
我的心呵，我的心.....	(233)
躲避不开的讨厌的人.....	(234)
男人们女人们.....	(235)
不良的预感.....	(238)
多么小的空间呵.....	(240)
 第五部分：新世界从未到来（27岁——28岁）	(242)
丧失的容颜.....	(242)

与死神交谈.....	(244)
声声打响，步步赶贏.....	(250)
中年人的忧郁.....	(255)
宽容迷信，宽容传统.....	(256)
二十七岁，不惑之年.....	(260)
向独身挑战.....	(266)
致未婚者.....	(273)
夫妻冲突·婚外情·离异.....	(279)
爱孩子，就是爱世界.....	(298)
似水流年.....	(304)

缀语：三十岁，秋天的早晨.....阿忆博士 (306)

导　　言

向十六岁告别

你在睡梦中没有察觉到这一天的第一分钟已飘然而至。你也许并非情愿地看到这一天的朝阳冉冉东升。这一天终于来了，它是一种自然的承诺。你还是没有察觉到什么，没有特别的准备，甚至好多年以后，你才偶然触翻到《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则：从这一天开始，你不得不对自己的所有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责任。这一天，比十八岁显得还要重要，你是在这一天才在自己的行为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人的。

你过了十六岁的生日晚会，已经抬起腿穿越交界地，开始跨进纯粹的青春地带。

这是一个内心纷繁的极不平静的年岁。流行风和时尚的爱，感召着你怀揣着童年的想象和梦幻，而所有所有的困惑又刺伤着你从未受过伤害的心灵。这时，因为整个教育水准和学龄限制的阶区不平衡，南方诸省十六岁的少年已来到人生道路上第一个重要的抉择关口：做工，还是上大学；而江北的孩子多数正处在高中二年级这个相对平稳的时期。由于从未意识到将要开始自己应付生活了，或者刚刚意识到，你因此只是觉得许多事情肯定会来临，但是还都不能谈得上迫切。

一九八八年夏末，我应邀参加一个当时十分轰动的大型电视片的讨论会之后，约了在座发言的几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去一家素食斋共聚晚宴。范翘起座椅的前腿肯定地告诉我：

“我没有感到太多的变化，现在我似乎还在过着十五岁的生活。我想十八岁可能会有所不同。”黄和孟认为，除了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学习任务之外，他们几乎没有别的生活内容；可是在隐约的感觉里，又面临着无穷无尽的问题的困扰，好象在与一大堆无形的敌人打仗。黄补充一句话：“我们真觉得累了，真想让时间停下来陪我们好好睡一觉，而且真想一睡不醒！”姜，十七岁，正面临八九年的毕业问题，他觉得除了硬着头皮迎接高考之外，别无选择，也无话可说；他倒是对我慷慨请客的做法充满好奇，“是不是常常这样做”，“去过哪些有名的酒家”和“哪儿来得这么多钱”始终是他发问的主题。何是个沉默的男孩子，在日后的整个冬天的交往中，他多次承认不能把心思集中在中专护校的学业上，他在为一个出色的女孩子害单相思病。在他的学校里，下午最后一堂课铃声响起后，男孩子便会等在教室门外，准备迎接自己的女朋友，一同去他们恋爱的老地方。韩是一个活泼的女孩子，第二天便勇敢地把电话打到我的办公室，热烈地希望超越友谊。宋显得桀骜不驯，天天和父亲争吵，父子关系问题是她最为关心的热点，她恨透了老年人。

他们兴奋极了，滔滔不绝地证明自己，不断打断别人的话题，甚至开始不耐烦地对待餐厅服务员。十六岁，这个本该轻松欢愉的年龄，对他们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少可以尽兴的机会。他们渴望表达，渴望有人倾听，渴望知道真相，黄突然

问我了一个问题：“年龄小的人和年长的人有什么区别？”

“年小的人不停地说话，坚信南来北往的事他都知道；年长的人始终在听和笑，熟知来龙，但不敢肯定去脉。”我的回答得到了尊重，可是没有得到认同。是的，十六岁是个只相信自己的年纪。和你一样，他们认为世界应该为他们而存在，原来就如此。

可是，许多年长的人们却一直承受着历史变迁的震荡，就是青年歌手也在用别开生面的歌喉，怆然地咏唱、叫喊：

“这世界变化快”。然而你，十六岁的新人，从你记事的岁月起，就已生活在一个喧噪的录音机音响的环境里。你有幸乘坐叔父的福特车，仅用两个小时，以每小时一百公里的速度，趁凌晨的寂静完成了天津到北京全程的奔跑，你获得了一个印象：世界并不大。你在餐桌上直率地问被你母亲请来吃饭、颇为自得的历史学者：“我不想知道你的历史，我只想知道你会不会赚钱？”你母亲立刻显出窘态，客人也为你的不客气感到不自在。可你觉得自己了不起，你切中时弊，敢想敢说。你自信自己的金钱观念无比正确，并再次强调世界本该如此。你不认为世界是变化而来的。

可是事实上，在你童年轻终的时代，那个时期的杜会还远远不是这样：在七十年代末，一位名叫白桦的老诗人曾为“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而奔走疾呼，人们更多地记得他，是因为他的《苦恋》，他曾低下头去，保持沉默；你的父母大约是在十年前才普遍有机会用自己的手指第一次触动一下录音机的按键；那个时代，几乎所有文艺杂志都在为艺术作品里能不能有爱情而喋喋不休地争论；在你的头脑里充满千

百惠、张国荣、韦唯、谭咏麟和赵传的时候，你无法想像，李谷一曾在十年前为演唱中运用“气声技巧”而艰苦抗争；一位名叫周荫昌的专家把自己的讲座制成音带，向青年人讲解“为什么港台歌曲是黄色的靡靡之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邓丽君的名字很可怕，只因为她曾在台湾表达过“将用歌声征服大陆”的艺术野心；还有一串串与政治风云有关的名字至今埋在长辈们的心中，一经提及，往日如云。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迈着一步一趋的脚步缓缓走来，新的困扰一刻不停地出现。你看，几年里金钱变得极为重要。人情越来越廉价，价码却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各行其事。可是，这一切骤然的突变在你记事的岁月来到之前已趋于完成。你比那个时代更自由，同时又更不满足，也更混乱。

五十年代，整个世界经历了现代人最痛苦剧裂的精神质变：对刚刚结束的残酷的大战的记忆，共产主义的兴起，垮掉的一代，以及普遍的铜臭气息把人们置身于一种困境，世界人民花了很长时间去认识它们，容忍、改造和交流，甚至还学会了坦然地和核武器相处。人们变得更深沉更敏感也更有理解力了，过去迷乱的困惑反而使人们更加心明眼亮。全世界的人们花去相当长的岁月完成了这个转变。而你的祖辈，四十年代末期以来，长时间的边境封锁使他们“遗世独立”，与世隔绝，直到一九七八年他们才刚刚有幸打破死气沉沉的生活，开始向幸福转折。历史给予他们修改错误、建设改革和迎接挑战的时间又是那样的短促。他们的舞台狭小而被动。突如其来的变化使他们促不及防，长期的闭关主义使他们丧失了部分应有的天资。他们的眼里，世界已变得越

来越不可捉摸，越来越难于适应。

可你认为原来不会比现在差多少。你不打算象父母那样关心政治新闻，讨论时势，尽管你有着比他们更加强烈的同情心，但是谁对谁错，你并不想知道。你可以一读再读琼瑶的《我是一片云》，读古龙的《侠客行》，看录像片，摆弄令人着迷的游戏机。这倒不是逃避不理解的事物，更多的只是你不关心那些远离你的故事，你的生活信条不再是斗争，而是幸福。

我在河北省一家宾馆遇见过一个十七岁的南方少年，他已读完高中，做了打工仔。他可以把福建沿海各个节气出售的各类虾价，津津乐道地叙述并且评价一番。那种精确程度令我瞠目结舌，然而他却不能肯定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是李鹏还是万里。我起初不无忧虑地望着他，但是后来在我们做成一些小生意之后，我的确为他生意方面的精明所倾倒，他的热忱的奔忙，精打细算和适度的慷慨感染了我的心。他给我的记忆是美好的，而他的“不完美”，完全是因为他的新信条。

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我曾把《尼克松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摘录下来：

美国社会的一般风尚和日益严重的自行其是，对于嘲弄或者抛弃社会行为和两性行为的传统准则，心理学家、教士和家长都为之忧心忡忡。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越轨行为反映了一种富裕病。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是美国文化有了真正改变的表现。我觉得，共和党人与其光是哀叹世道之不古，还不如设法去理解它们。